

中国语言文字论丛（一）

马敏 主编



# 目 录

拼音码的学习方法 .....	1
词典和字典的现代化问题 .....	3
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	22
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 .....	33
汉语现代化中的词意识问题 .....	38
加强《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教学 .....	50
地理语言学和方言研究 .....	60
汉字结体理论 .....	81
一、汉字字元原理 .....	83
二、汉字字元体系 .....	87
三、汉字字元编码 .....	93
破解三大字符 .....	98
古老的数字卦 .....	98
象数一二三 .....	99
破解阿拉伯数字 .....	100
破解拉丁字母 .....	101
破解华夏汉字 .....	105
关于制订《汉字部件规范》的若干问题 .....	106
一、制订规范的意义 .....	106
二、制订规范的可行性 .....	107
三、制订规范的基本原则 .....	108
四、汉字构形原理及相关的概念术语 .....	109
五、部件拆分的原则 .....	111
七、《汉字基础部件表》的使用规则 .....	115
从理与从形拆分原则 .....	116
论汉字拆分的系统性 .....	123

向语言学“基本原理”的挑战 .....	137
汉字拆分为部件 .....	146

## 拼音码的学习方法

能不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是节约学习时间的关键。拼形码虽然已经从多个方面为学习速度创造了条件，例如它的科学拆分、系统分类、字形代码的形象转换，不仅使学习者大幅度地减省了记忆量，而且还使学习者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性。然而，如果学习者忽视学习中的程序性，就会在学习中浪费很多时间，也会产生一种“这个东西怎么还是这样困难”的想法。因此，注意和遵循学习上的程序是十分重要的。

其一，你在学习编码之前，最好先用三到五天的时间练习键盘指法。如果你觉得自己今后打字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也可以不练，但必须把键盘上的键位记熟。人老了，健忘是必然的事。我看见许多老人学习时，没有记住键位，寻找一个键需要花费很多时间。P 键在右上角，他却到左边去找，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即使找到了，也不容易记住。第二次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直到翻复多次，才不会再犯错。可是，这样就使得大量时间浪费在寻找键位中了。卢声亮先生使用拼形码打字打得很快。他介绍学习的经验说过：“键盘指法是操作计算机的最基本功，必须下决心首先学会。”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卢先生的经验：“为了练习键盘指法，先在计算机上学习英文打字，从英文打字教材上每天学两课--两课句子中突出一个字母，这样用了3天就学完了26个英文字母。练习时两个手的食指定位在‘F’、‘J’两个键上，眼睛不看键盘，只看显示器屏幕，两只手的手指摸索着打

'F'、'J'键上下左右方向的键,(包括字母键和符号键)。这样练习久了,26个字母键和大部分符号键不用眼睛看,手指一伸就可找到,这就叫'盲打'。"现年73岁的卢先生,说自己从"看打"(打字员的工作),到"听打"(记录员的工作),再跃进到"想打"(文字工作者的工作),达到随想随写的程度。这个体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做任何事,程序上的正确性,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其二,听课后立即复习。我们上课,你听了汉字如何编码的讲解,马上会觉得汉字编码确实不难学。其实,这个想法也会使你陷进误区。讲解和你的接受,只不过是学习的开始,不是听了讲解,就什么字都很容易编为代码了。因为,我所讲解的只是举了一部分字做例子,不可能把全部字都讲到。而且,即使全部都讲到,学习的人也不可能都记住。年纪越大,记忆能力越差。何况我在讲解的时候,写的是手写体,部件与英文确实很相像。但你们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印刷体,不再相像了。记忆力好的人会回忆得起来;记忆力不好的人,就需要几次重复,才能有较深的印象。所以,及时复习十分重要。

其三,先记型,后记类。理解并能够分析,你所看到的部件属于那个型。再记熟部件总表中的48个类特征,不要想马上写信、打文章之类。因为,你还没有学熟,尤其是还没有熟练汉字的拆分。你使用了,会发现个别字打不出来,得花很多时间寻找,就会使你泄气。其实这得怪你自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没有学习好部件表。个别字为什么难打,是它之中的部件你不熟识。我们的拼形字母表(即部件清单),已经包含字符集(二

级字库)中所有汉字的部件。对部件的陌生使它成了难打的字。所以,你要节约学习时间,必须知道首先要记住7个笔画结构型和48个特征类,学会辨别部件特征的方法。那么你就不需要记部件,碰到不熟悉的部件,可以从辨识特征,而很快查到它的代码。不再会因对它的陌生,而白白耗损寻找它的时间了。

其实,部件表并不难学。因为,记住7个型和48个类,同时认真领会部件如何归类的方法不需要多少时间。

正确掌握学习程序,是迅速学会的关键。就像下棋,本来这一步应该先走的,你却走了另一步,赢棋就变成了输棋。如果你想快点学会,必须知道学习一定要严格遵守程序。为什么我要向学员们提出学习的程序性这个要求呢?我发现许多学员还只掌握了部分字的编码之后,不愿意再在学习上下工夫,想马上写些什么的,于是就碰到个别字打不出来,花很多时间在码表中查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部件不熟悉。因此,熟悉部件是拆分打字的关键。知道关键之所在,才能缩短学习的时间。

## 词典和字典的现代化问题

汉语的工具书分为词典和字典两种。时代迫切需要词典和字典现代化。这是与汉语生活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中国的语言生活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话代替方言,白话代替文言,已经成为汉语公共交际的事实。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工具书一直在追随这种进步的变化，但是，从观念到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封建社会结束比较早的国家相比，显得非常落后。

在汉语工具书现代化方面，我们首先要感谢魏建功先生。他在 1950 年接受叶圣陶先生的邀请，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开始主编《新华字典》。提出“绝对以音排列”、“以语分字”、“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等进步原则。终于在 1953 年正式出版《新华字典》。其次是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195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终于在 1965 年出版“试用本”，1978 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使汉语工具书现代化在《新华字典》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配合语文现代化新生活的新型语文工具书不断涌现。这是中国语文生活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下面有时简称《规范字典》）1998 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给汉语工具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风，引起学者们见解新颖的讨论。大家在赞扬它的规范意识的同时，指出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运用语言理论，结合有关成果，讨论汉语工具书现代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 1. 必须区分词典和字典

英语只有词典，不需要字典，汉语词典和字典都有需要。因为任何语言都有几万个活着的词，但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字。英语用 26 个音素字，不需要专门的字典去

解释。汉语通用的字有 7000 个，所以需要字典。

汉字的字在古代记录的基本上就是词，所以古代的词典就可以直观地叫做字典。在现代汉语中，虽然词典不能简单地叫做字典，但是，单字基本上仍然记录有意义的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的总数肯定少于词的总数。通过语素学习词，可以一定地提高效率。这就好比一些英语单词学习手册，把词根、词缀从大量的词中拆分出来。所以语素意义上的“字典”，可以比词典更加简明地提供基本信息，可以为巩固学过的词语提供联系。这样字典的存在有一定意义的必要。但是，要完全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更加需要词典。

有些人仍然不愿意区分词和字，也就不会明确区分词典和字典的不同。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

《规范字典》把“非”分开成“非 1”和“非 2”，是非常科学的创新。但是“非 2”的解释是“指非洲”。“非洲”在“非 1”里面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如果有小朋友问“非洲”是“谁”，我们只好叫他再去查词典。

即使要让词典和字典两种工具书同时存在，也绝对不能混淆字典和词典的功能，不能混淆“字”和“词”的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就 3 过一本《英文部首字典》。把“英语语素构词词典”，叫做“英文部首字典”，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缺乏语言理论常识的表现。它严格混淆“字”和“词”。一个字的部首和一个词的词素，怎么能够等同？这好比把北京市、长沙市、韶山市 3 个级

别分别是省、地区、县的城市并列在一起。为什么会在研究外语的人那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观念？因为有些研究汉语的人现在还认为词是字构成的，说汉语的词汇可以通过汉字扩大，英语词的结构复杂，“不能类推”。其实，英语单词完全可以通过词根、词缀这样的语素类推。不过，英语语素一般不像汉字用一个语素字书写，而是用几个音素字书写。

词典可以包含字典，字典不能包含词典。一般来说有了《现代汉语词典》，就不需要《新华字典》了。但是《新华字典》为什么也畅销呢？表面的原因是，重量轻价格又便宜。其实，使用字典的人往往是已经掌握汉语的人，只是经常忘记书面上用什么字表现。一个大学的中层干部因为一个词的意思不懂，打电话问我。我说你查了词典没有。他说查了。原来他一辈子只知道小学就买了的《新华字典》。为了方便小学生，应该精简现代汉语词典中那些杂质和不常用的词语，编辑一本《新华字典》那么重的《汉语词典》。

## 2. 词典和字典的编写必须现代化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现代化的词典、字典这样的汉语工具书。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小学生、中学生，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少数民族学生更加迫切需要这样的工具书。汉语工具书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汉语的正常使用和健康发展，它应该成为汉语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需要长期的连续的比较稳定的又有现代化思想武装的研究队伍。

现代化的语言工具书，是与现代化的语文生活密切相关的。80年以前，“白话文运动”废除文言文，使汉语的书面语不再是一种古董一样的少数人的摆设，而是

成为接近口语的充满活力的大众交际工具。同时“国语运动”使汉族人的口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交际方式。中国语言的现代化在这一个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语言能够更加适应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汉语工具书虽然一直在追随这种现代化的需要，但是目前从语言观念到语言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 3. 词典和字典需要加强时间和空间规范意识

作为普通话词典应该是对现代共同汉语的单一系统的共时描写词典，不是普通话跟古代汉语、方言的对比词典。因此，要具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意识。可是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在区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表现出了最高的水平，但是，距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距离。这里应该肯定的是在1990年修订中，《新华字典》更加自觉地修改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达习惯和规范的释义”，例如把“位次于后”改为“地位次于皇后”。这是工具书本身的在语言现代化道路上的明显进步。

对于“蜈蚣”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用了“有一对足”，《新华字典》相应地用的是“有脚一对”。很明显，《新华字典》更加现代化，用“脚”代替了“足”。相反，对于“猪”的解释，《新华字典》用了“体肥”，《现代汉语词典》更加现代化，用的是“身体肥”。再例如，《新华字典》用古代词“此”解释现代词“这”，用方言词“晓得”解释共同语的词“知道”，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空间意识。同样，《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集大量古代汉语的语素意义，是一种倒退，更加严重地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意识，使规范失去了真正意义，与它名称

中的“现代汉语”背道而驰。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收集了“要 fiao”,用“方不要”解释。“fiào”完全违背普通话语音系统中音节结构的规则,不可能在普通话中成长。所以《应用汉语词典》把它删除了。但是,《应用汉语词典》也保留许多方言词。例如,“m o”,汉字写成“冇”缺少里面两横,用“[动](粤语)没有”解释。即使要收集一些方言词,又怎样进行比较科学的解释呢?对比《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 没有”,我们发现用“粤语”注释是画蛇添足,因为湘语等方言也有。至于读“m o”的声音,就像模仿外来词的声音,不可能逼真。这个词注释成“上声”,可是长沙、衡山等地方的方言读“阳去”。再说,这个方言词能否取代普通话“没有”或者“没”,跟外来词一样在普通话中流行呢?我们需要把不会说普通话的人

夹杂的方言词,把不会写白话文的人夹杂的文言词,都当做现代汉语的词收集到词典中吗?

#### 7. 词典应该区分单音节的词和语素

汉语的词典是在字典这座大楼上面经过修补建筑起来的,显得不伦不类。如果要编写词典,我们必须推翻字典的模型,重新设计词典的模型。这样才能促进词典科学化、现代化。这不是不要优良传统,而是要敢于打破不良传统。对于思想保守的人,需要忍痛割爱,才能避免更大的痛苦。

目前比较进步的词典《应用汉语词典》在凡例第一条说:“本词典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这跟《现代汉语词典》完全一样。这种按照字或者音节的数量来区分语言单位的做法没有抓住语言单位的实质,也是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需要的。人们需要知道哪些是词哪些不是

词。这样才方便规范地用词来说话。

例如,如果知道“知”、“幸”在现代汉语没有词的功能,中学生作家郁秀就不会在她的小说《花季,雨季》第123页出现“真不(知),这是你们的(幸),还是不幸?”的句子。这句话应该连同问号一起修改成“真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幸运还是不幸。”不然,《现代汉语词典》怎么用“不幸运”解释“不幸”?

问题是:《现代汉语词典》又用“幸运”解释“幸”,只是例子属于包含“幸”这个语素的词或者成语“荣幸,三生有幸”。读者无法体会“幸”的这种功能不是词的功能,所以容易错误地当做词去用。

如果我们的词典能够明确地把“单字条目”区分成“单字(音节)词”和“语素”。如果通过词典进行引导,并且通过语文教学贯彻这种思想,那么上面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现代汉语词的规范就能够得到普及。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就不是停留在语音和文字的形式上,而是深入到了词汇和语法层次,就有希望形成系统和规范的现代汉语。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国语言学家John De-Francis(德范)1996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BC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把字作为一个特殊条目夹杂在词条中间说明它有哪些表达语素的能力。这样不是字牵着词走,而是词牵着字走,就真正体现词典的性质。

#### 8. 解释用的词语要尽量常用化

在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用尽可能常用的词语解释。用同义词解释意义,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办法。但是,用来解释的词语如果更加不常

用，那么，正如古代人用同音字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可能越注释越读不出来一样，这种解释可能越解释越糊涂。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毛病。例如，查找“拌”，解释是“搅和”；再查找词条“搅和 jiaohuo”，解释是“方 混合；掺杂”；再查找“混合”，解释是“掺杂在一起”，查找“掺杂”，解释是“混杂”；再查找“混杂”，解释是“混合掺杂”。这样进入了死胡同。我又回头查找“搅”字条下面的解释“搅拌”，才算基本解决了问题。“搅拌”的解释是“用棍子等在混合物中转动、和弄，使均匀。”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能用“搅和 方”这个方言词进行解释？方言词是北京方言中的还是南方方言中的，情况又大不一样。又例如，查找“诽”，解释是“毁谤”；再查找词条“毁谤”，解释又回到“诽谤”。

在《新华字典》中，我们发现，“这”用“此”解释，“知道”用“晓得”解释。这好象是面向古代、方言地区的人翻译词语。这怎么能够很好地为学习共同汉语的现代人服务呢？

所以，用同义词方法解释，应该用常用词解释不常用词，对于常用词我们不能用不常用词进行同义解释，而要尽可能用定义的方式解释，并且定义解释用的词语尽可能选择更加常用的，更加容易理解的。这样看上去浪费了一些篇幅，实际上节省了读者使用中的许多时间，而且真正解决了疑问。

英国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收集了 5.6 万词条，只用 0.2 万个常用词（defining vocabulary）解释，而且几乎都有完整的句子例子。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俞士汶教授认为这本词典是“受限

语言”的杰作。

### 9. 词典、字典编写者要有语言理论素养

随着普通话在国内的普及,随着汉语在国外的流行,汉语的词典、字典迫切需要上面这样的编写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许多人来参与词典、字典的编写是好事。虽然编写词典、字典不是个别人的专利,但是认为会说普通话的小学生也可以编写词典、字典,这就忽视了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同时,有人错误地认为语言学专家去编写词典、字典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这就会导致符合素质要求的人不能做,做的人可能不具备基本素质。如果总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汉语工具书事业怎么顺利发展呢?当然,即使是语言学者,如果缺乏现代化的思想,缺乏现代汉语的发展意识和规范意识,也不能实现词典、字典编写现代化的目标。

### “词”和“字”的理论问题

中国语言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的发展以后,许多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关于“词”和“字”的问题,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出现倒退现象。本文结合两本最新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希望引起注意和解决。

#### 1. “词”和“字”的理论问题是新出现的老问题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

经引起高度重视,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

“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 2. 《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

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

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